

九疑 烟尘

戴明賢集 第六卷

戴明賢 著

CHU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

九疑 烟尘

Jiuyi Yanchen

戴明贤集

第六卷

戴明贤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疑烟尘 / 戴明贤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1

(戴明贤集; 6)

ISBN 978-7-5495-8986-9

I. ①九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411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: 524002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13.125 字数: 260 千字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金缕曲
22	赌翠裘
31	梦断格天阁
44	五老会
61	辨 颠
70	落 红
89	魂断鹊桥
186	九疑烟尘

—
清康熙十五年,岁在丙辰。公元纪年一六七六年。

京师千佛寺一改繁华熙攘的常态,香客绝迹,钟停鼓歇,一切让位给冰雪肆虐。广阔的院子,偌大一张纯白的雪毯,上边没有一只鸟爪兽蹄来破坏它无疵无瑕的莹洁。偶尔几声归巢寒鸦的啼叫,乍吐即逝,仿佛连声音也被凛冽的空气所冻僵。

独有后禅院东厢房里,有个人在斗室里转圈子,活像一匹寻觅缺口冲决樊笼的困兽。这是著名诗人顾贞观,不久前从无锡家乡来到睽别七八年的北京,寄居在这座古刹。此刻,他沉浸其中的,正是一种困兽特有的悲愤、孤独和暴躁。

破坏顾贞观心境的,是一封远道而来的书信。它皱褶欲断,泥汗水渍,散发出一股马鞍人汗的气息。这封信从八千里以外的宁古塔,辗转带到吴江,又从吴江带到京师,好不容易交到贞观手中,距发信

之时已将近一年。

修书人吴汉槎,是与顾贞观齐名诗坛的江南隽秀。顺治十四年(1657),他在一场震骇全国的科场大狱中,被小人构陷,无辜蒙冤,流徙绝塞,在那冰域雪国之中,已经困顿了十七年。信中说,行年四十七岁,双鬓已经斑白,看来注定要顶戴不白之冤,葬身于冰沟雪壑了。对于贞观不避嫌疑,求他的次女为媳,表示铭感入骨,认为这种高谊,胜过了“巨源字中散之孤,拾遗嫁崔曙之女”。贞观像陷阱里的狼一样快步转圈。似乎走慢一步,就会让汹汹的悲愤之火烧焦身躯。足足踱了一两个时辰,这股流火终于找到了那条习惯性的渠道:填词。他念念有词地吟哦着,匆匆点燃蜡烛,磨了几圈墨,抓起毛笔,让这股喷薄而出的火倾泻在白纸上,熔铸成一阕《金缕曲》。这个音节豪荡激越的词牌,是他素来爱用的。

季子平安否?便归来,平生万事,那堪回首!行路悠悠谁慰藉,母老家贫子幼。记不起,从前杯酒。魑魅搏人应见惯,总输他,覆雨翻云手。冰与雪,周旋久。

泪痕莫滴牛衣透,数天涯,依然骨肉,几家能够?比似红颜多命薄,更不如今还有。只绝塞,苦寒难受!……

贞观双手撑案,看着淋漓满纸的墨渍,小声吟诵“只绝塞,苦寒难受……”眼前展开了一片无涯的冰天雪海。与汉槎同受冤狱的陆子元,白发飘萧地僵死在沟壑里,妻子和幼儿嘤嘤哀泣,无枝可依;远处

是充当水兵的流徙士人队伍，迤邐不见首尾；千里雪原，哭声震天。两鬓斑白的吴汉槎，背着一捆比身子还大的枯柴，在行列边上摇摇欲倒；他避开众人，在疏林中寻找一根比较结实的树杈，好挽上裤带，吊起自己清癯的残躯，以结束这不见尽头的屈辱和苦难……

这景象叫贞观肝胆迸裂，忍不住伤兽般嗥叫了一声，又抓起笔，写誓词一样写下最后两句：

廿载包胥承一诺，盼乌头马角终相救！置此札，君怀袖。

这只是一半的构思，还要接上一阙《金缕曲》。但一阵悲风卷过窗外，从窗缝钻进一线，蜡烛倏地灭了。屋里漆似的黑了一下，旋即从窗纸上映透出朦胧白光。贞观推开窗户，一股风灌进来叫他几乎窒息。一株古槐，禁受不住厚雪的重压，咔嚓一声折了根树干。雪光与月光相辉映，令贞观觉得自己的须发肝胆，似乎一齐成了莹澈的冰雪。

他浑身一个冷战。代替那愤懑、郁闷和烦躁的，是一阵狂喜、一阵慰藉、一种搏斗后的疲乏。一种神圣的欣悦轻轻裹住了他。

这是创造后的极乐而庄严的境界呵。贞观填词出入两宋，奄有众长，而特以性情胜。谢灵运梦中得到“池生春草”的名句，贞观自豪地说：“我于词曾至此境。”他将自己的词集定名《弹指词》，取喻于佛典中“弥勒弹指，楼阁门开，善才即见百千万亿弥勒化身”的神话。他以这个书名自示在填词中的苦心孤诣、出神入化处。今天这首《金缕

曲》，必将是《弹指词》中惬心的压卷之作。

兴致勃勃地曼吟着，随即又卡住了。新词固然得意，但对于忍辱衔冤的汉槎，何尝有丝毫裨益。什么“终相救”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空话而已。贞观又在斗室里转起圈子来。无怪乎班超要投笔从戎，不中世用是文人呵……

二

清晨，贞观刚蒙眬睡去，方丈僧明照就派小沙弥来说，来了佳客，请他前去品茶赏雪。

贞观皱皱眉头不吭声。一夜梦魂颠沛在雪山冰河之间，哪有赏雪雅兴。但听说来客乃是多年的老熟人，声名赫赫的大名士尤侗，忽然心动了一下：不会是汉槎的救星从空而降吧？他把昨夜填的新词交给小沙弥：“请尤老先生先看这个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等他走进方丈室，见那位西堂老人尤侗更见丰肥了，红光满面，只有那双眯缝着的小眼睛，还不时闪跳出诙谐玩世的火花。他看见贞观，来不及寒暄，就挥着手那卷词稿，叫着贞观的字嚷道：“华峰，痛快淋漓，堪称绝唱！”

贞观连忙拱手：“过誉过誉！”一面向殷勤让座的明照和尚招呼。

尤侗呷着浓茶说：“前几年，不是有几个朝鲜人备了礼仪，来向你求词吗？他们请你有了片语单辞都要寄给他们。这首新词，他们不

知要怎样欢喜赞叹哩！叫他们多送高丽参！”

贞观无心凑趣，接过小沙弥送来的茶杯，苦笑说：“他们不过看看辞章，如何理解得了其中苦辛。”

“那当然，解人难得。”尤侗抚着大白胡子说，“这些日子，能配得上尊作的好词，我只见到一首。无巧不巧，也是《金缕曲》，还同你有关。”

在一旁恭谨陪坐的明照和尚欠身问：“老居士说的，是纳兰公子赋赠顾居士的那首吗？”

“哟，你也知道了？”

明照合十笑道：“岂但老衲，早已传遍教坊歌楼了！”

“好个不守清规的大和尚，说起教坊歌楼来了！”尤侗照例不笑，右眼向贞观挤挤，又要作弄人了，“今天被我抓住，看怎么了吧？”

“全凭老居士明断！”明照凑兴说。

“好！”尤侗说，“要就是背诵纳兰这首词，错一个字打一下手心；要就是上等素席一桌。”

明照笑道：“背词倒也难不住老衲。素席呢，也早已嘱咐排备了。”

尤侗鼓掌大笑：“那就先背后吃，反正我和华峰今天是扰定了。”

明照住持这座古刹，时常接待文人墨客，不能不读些诗文，随时应酬对答。何况说起的这位纳兰性德，乃是当朝明珠太傅爱子，词坛宿将都钦服的新秀，明照早已把这首词背得烂熟了。他清清嗓子，拖声曳气地念起来：

德也狂生耳！偶然间、缁尘京国，乌衣门第。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谁会成生此意？不信道、遂成知己！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尊前、拭尽英雄泪。君不见，月如水。

刚背完上阕，尤侗就嚷：“好了好了，谁稀罕听你这老陕的怪腔调！快张罗素席去！”

“他们在办。”明照笑着向顾贞观说，“顾居士与纳兰公子最近才相识，难得一见就倾心如此，引为知己。”

贞观说：“公子错爱，叫我惶愧得很！”

尤侗说：“确实不容易！纳兰连此词的格调都像是在仿效你。他有首词怎么说的：‘辛苦最怜天上月，一昔如环，昔昔都成玦。若似月轮终皎洁，不辞冰雪为卿热。’不知道的人，谁相信这两首词出自一人之手？”

谈起纳兰的词，贞观来了兴致：“纳兰自然是最擅长小令，一种凄婉处，令人不能卒读。但才大的人，无所不可，怎敢说是拟我的格调。我很爱他描状塞外校猎的词句：‘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’，‘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’，‘塞马一声嘶，残星拂大旗’，这类悲壮苍莽的境界，真不许我们南边人道得一字。”

明照见他们谈得兴浓，悄悄离座去安排斋宴。贞观抓紧时机，打开词稿：“西老请看这两句：廿载包胥承一诺，盼乌头马角终相救！”

尤侗伸大拇指：“情真词切，高明之至！”

“不!”贞观说,“文字算什么,我是说这一点决心……”

尤侗摸着大白胡子沉吟起来:“汉槎无辜遭此奇祸,自然令人同情之至。只是,这种话也只好是说说而已;真要做起来,我看比乌头白、马角生有难无易。……对了华峰,前几天我在前门看见一桩趣事……”他连连捋须,眼里闪跳着诙诡的光芒。贞观料定他又要以滑稽刻薄的闲话来回避正题了,只好单刀直入:

“以西老的身份和声望,援救汉槎,未尝没有可能!”

“我?!”尤侗目瞪口呆,“华峰!你怎么戏弄起老头子来了!”他伸指点着贞观,嘻开瘪瘪的嘴似笑非笑。

“我是实话。”贞观不放不饶,“西老撰传奇《钧天乐》,受两代天子的邀赏,誉为真才子、老名士,比拟太白、东坡。这是文士亘古稀有的际遇。西老如肯为汉槎辨雪奇冤,机会是一定有的。”

话犹未了,尤侗已是双手乱摇:“华峰!当时你不在京师,不知此案的厉害!历朝历代,哪有这样判一次科举舞弊的:全体考官处死,两主考、十八房考的妻室子女都籍没入官;株连到了举子的父母妻子兄弟,远流数千里外的宁古塔。连那些侥幸没有被牵连进去的举子,也遭客舍驱逐,栖身在破庙废观,炊火如磷,面色如死,竟同乞儿叫花无异。案子拖延半年多,上意难测,人人自危,有拖病的,有病死的,有自缢的,有親子不相顾的……这等大案,我辈岂能过问!”

“但实情中的实情,是汉槎纯属无辜受祸。”贞观尽量想说服尤侗,“连他的仇家都直言不讳地说‘明知下石之有人,而桃僵李代’,我们身为朋友,能熟视无睹吗?西老与汉槎多年知交……”

尤侗看看四下，压低嗓门说：“华峰你是聪明绝顶的人，还看不透其中的文章吗？科举是什么？无非是羁縻天下读书人的软索。所以前人说：‘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。’科场作弊何时没有？历来不过是将参与其事的考官降职，举子除名，也就足够平民怨，伸正义了。几曾有过这样小题大做、草菅人命的做法？还不是朝廷有意显示威权！你是江南人，更知明末抗清之师，倡导人多是江南文士，结恨朝廷最深，惩罚自然倍烈。”

这一番议论，把贞观听得浑身冰凉、毛骨悚然。但他还是固执其辞：“西老看得这样透辟，那么昭雪汉槎的沉冤，又更超乎私谊之上！”

尤侗捏住贞观的手，推辞说：“华峰！你有这番心意，也就对得起汉槎了。自古君子远祸，何况当今之世！你以为我胸中就无块垒吗？不过是化为嬉笑怒骂……”

贞观轻轻抽回手来，缓缓说：“我惭愧未能涵养到这样炉火纯青的境界。精卫填海，它何尝相信真填得海平？不过那一寸赤心难泯罢了。”

尤侗看着贞观，宽宏地笑笑。这时，小沙弥和两个膳房和尚进来摆席了。贞观趁机起身告辞：“我头痛身热，恕不奉陪了。”

明照提着酒壶进来，诧异地问：“顾居士不陪西老赏雪了？”

贞观长揖到地：“冰刀雪剑正在杀我故人，我怎忍心观赏。”

顾贞观踱回小屋，胸口兀自堵得疼。他懊悔自己的异想天开。汉槎遭遇再惨，与那位慧黠绝顶也圆通绝顶的大名士有何干系，他为什么要替吴汉槎担风险找麻烦？动乱之中，疏友避嫌的有，弃友自保的有，落井下石的有，甚至卖友求荣的也有。这些年耳闻目睹的还少吗？人害人比魑魅还厉害十分。顾贞观、顾贞观，你为什么不学学尤西堂！谁像你这种呆鸟，把什么朋友情谊、道义职责、义愤不平，当成重负一样压在肩上，存在心头，堵在胸口，仿佛自己也参与了构陷汉槎似的！

眼眶火辣辣的疼，欲哭无泪。第二首《金缕曲》的句子从心头流出来，把自己丧妻离友的悲哀、凄凉孤寂的心境，尽情向万里外的汉槎倾诉：

我亦飘零久。十年来，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。宿昔齐名非忝窃，试看杜陵消瘦，曾不减夜郎僝僽。薄命长辞知己别，问人生到此凄凉否？千万恨，为君剖。

兄生辛未吾丁丑。共此时，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诗赋从今须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，但愿得河清人寿。归日急翻行戍稿，把空名料理传身后。言不尽，观频首。

他希望汉槎一心将养，少作辞赋，待雪冤归来之时，再从容忆写

从非常人所能经历的困境、苦境、绝境中得到的眼界和胸襟，为后世留一段诗史。

搁下笔，他长吁一口气，怔怔地望着壁上那幅自绘的《侧帽投壶图》。纳兰容若用他那秀逸飞动的兰亭笔法，把起先和尚背诵过的那首《金缕曲·赠梁汾》写在图上（梁汾是贞观的号）。贞观默默咀嚼着：“不信道、遂成知己……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后身缘、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，君须记。”

他忽然眼前一亮：怎么没想起纳兰这位一诺千金的贵公子，反而去求别人？多少坎坷失职之士得到过他的帮助啊！

但旋即又非笑起自己的“病急乱投医”来。纳兰同自己固然一见如故，但毕竟还是新交，怎好遽然以这样的难题相托。再加上纳兰的父亲是当朝太傅，纳兰本人是皇帝身侍卫，对这类重案，比一般人更须避嫌，怎好强人以难！思来想去，心中那团乱丝更加头绪纷繁。

四

贞观在雪地里乱走了个把时辰，把耳朵也冻坏了，还是消除不去心头的烦躁。时已过午，才走回来，老远看见千佛寺大门外停着一辆双马车，车帘放得严严实地。走近一些，车帘一掀，蹦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僮儿，嚷道：

“顾先生可回来了，请上车吧！”

贞观看着这个欢眉笑眼的孩子有些面熟，又一时想不起来。那男孩说：

“我是纳兰公子家的河传呀！”

照应寺门的僧人跑来说：“公子来看望顾先生，见您不在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叫车留下，等您回来送您到公子府上去。”

“公子呢？”

河传说：“公子自己骑马回府了。都该到家了吧，一两个时辰了。”

贞观好生过意不去，这样恶劣的天气，竟让纳兰骑马走这么老远的路程，便不再回屋子，赶快钻进车里。打了好久瞌睡的车夫一甩鞭子，马蹄踩得厚雪“咕咕”响着走了。

路上，贞观向河传打听有什么要紧事。河传摇着头：“不知道，不像出了什么事呀……”

在一东二冬地摇晃着的车厢里，顾贞观想：纳兰容若这位满族青年诗人，也真算得上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。出身高门贵胄，自幼锦衣玉食，又加上少年清显，却生就一副江湖风烟的淡泊性格，萧然若寒素。童稚就善骑射，读书又过目成诵，扈从皇上，都是雕弓与书卷偕行，日则校猎，夜必读书。填的词婉丽凄清，绝无绮襦纨绔的珠光宝气，倒像是憔悴寒士的幽惊积愆。咏塞上雪花的句子，倒正好作他的自我写照：“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

马车经过太傅府大门而不入，一直赶进后园的一个侧门。贞观

于是知道,纳兰是在他新近构筑的那三间茅舍里。果然,河传悄悄告诉,太傅今天宴客,纳兰早先就是想躲到贞观那儿去的;没见着,又嘱咐直接送到这儿来。这是一幢整洁清幽、典籍绕壁的草房,纳兰还为其赋过一首《满江红》。座上多是嵒崎磊落的俊异之士,比如世人认为最落落难合的陈维崧、严绳孙、姜宸英等人。一般客人不让到这儿落座。

贞观跨进书房,就向在屋里踱圈子的纳兰告罪,说让他老远枉顾,冒寒而回。

纳兰笑着说:“该告罪的是我!不告而取,罪同行窃……”一边向瞠目结舌的顾贞观扬着一卷纸。

贞观一看,就是自己的那两首《金缕曲》。

“河梁生别之诗,山阳死友之传,是千古不朽的血泪文章。”纳兰踱着步说,“如今有华老这两首《金缕曲》,可以鼎足而三了。”

“哪有这么好!”贞观惶恐地说,“不过是万感丛集,下笔竟不能自己……”

“要不怎能这样撼心动魄呢?!”纳兰站定说了这句话,又缓缓踱起步来。

贞观捧着薄如蛋壳的白瓷杯发怔。从没见过纳兰这样在人前转圈子,他心中一定在想着什么。也许是在打腹稿,准备和那两首《金缕曲》?贞观偷眼打量着纳兰清癯英爽的脸庞,心里揣摩。

纳兰负着手,转向贞观说:“汉槎先生蒙冤时,我才三岁。但后来很仰慕他的才华。特别是他的赋,我曾手抄过好几篇。”

“是，汉槎以赋最擅胜场。”贞观说，“真可以规模江、鲍，接迹王、杨。”

“谁想得到一代才人，如此命蹇！”纳兰感叹地说。

“公子还不知道那最令人骇异的一幕！”贞观小声说，“在定案之前，朝廷把所有举子集中起来‘复考’，每人作两篇文、一篇赋、一首诗。考场上除了派试官罗列侦视，堂下还排列武士示威。堂上陈列着桎梏镣铐还不算，竟摆着黄铜夹棍、腰市钢刀。每个举子身后，还有满洲护军两人夹押。哪里是在复考，竟是在过鬼门关！读书人几曾见过这样森严的场面？纵有满腹珠玑，也随着魂魄飘散了。汉槎在这种恐怖之下，战战兢兢，不能终卷，便镣铐下狱，流徙万里了。”

纳兰那常常若有所思的面庞上，眼睛湿润了，眉峰紧蹙着，嘴唇微颤。很久才开口：

“呵！居然有这样以刀锯斧钺跟随铨选科举之后的做法？真是旷古未闻。”

他柔弦般颤动着的语调，让贞观仿佛直接看到了那颗敏锐善感的诗人之心悸动得多么厉害。贞观不觉自己的喉咙也哽咽起来。

纳兰又一次拿起词稿看了一阵，抬头说：“汉槎有华老这样的生死之友，可以无憾了！”

“不！”贞观沉重地说，“昨夜写下的词，今天我已感到对不起远在天涯的汉槎了。”

纳兰大惊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一介寒士，不配说这种豪言壮语！”贞观激愤起来，“我原想，都